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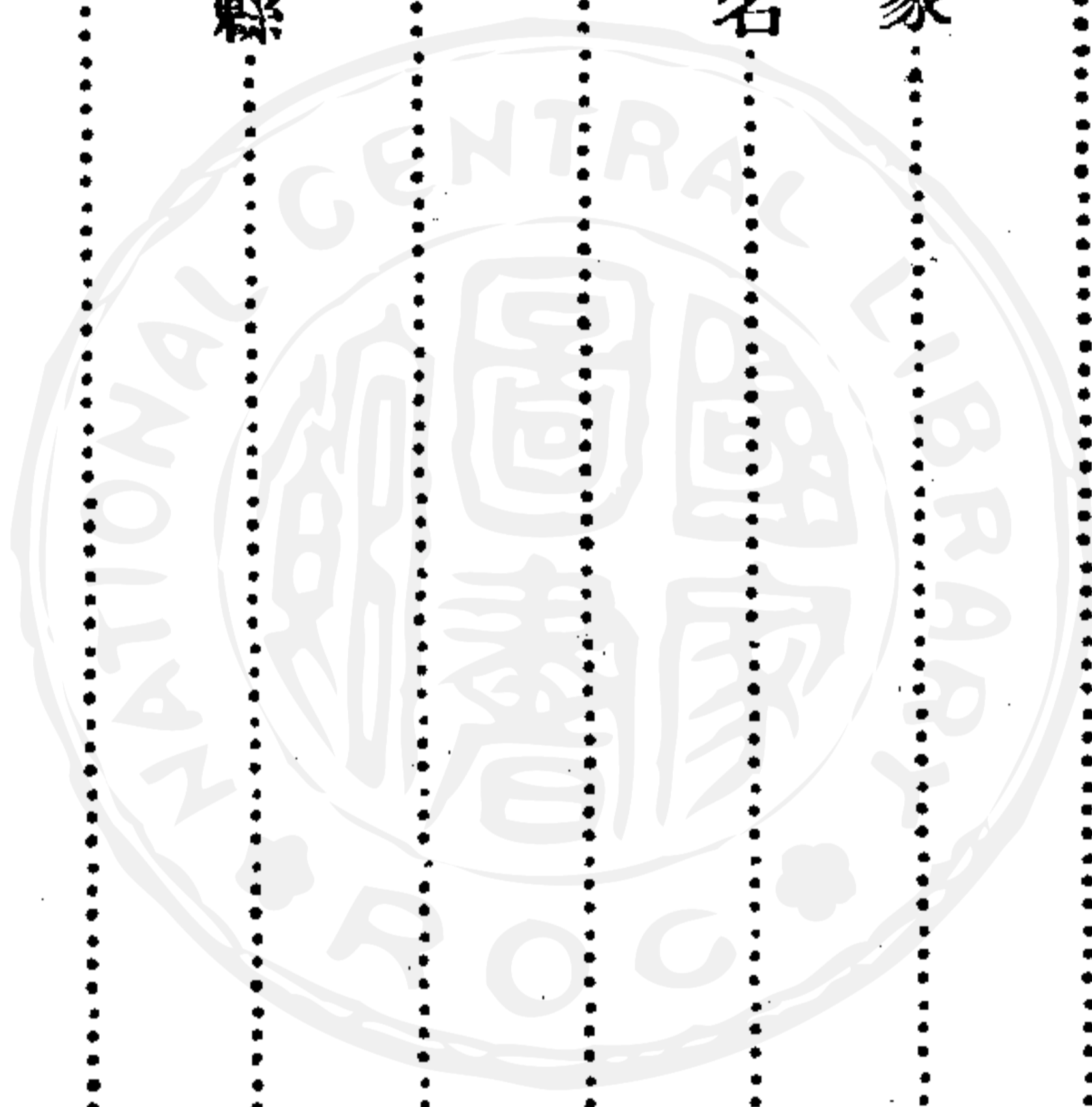
近人專藝之書



上海兒童書局發行

近人故事一 吳昌碩故事·目次

- (一) 從小喜歡寫字……………(一)
- (二) 成功了大書法家……………(四)
- (三) 金石和書畫齊名……………(八)
- (四) 擅長做詩……………(一二)
- (五) 品題古書畫……………(一六)
- (六) 從幕友做到知縣……………(一九)
- (七) 審理債務官司……………(二三)
- (八) 整頓積穀倉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(九) 晚年優游自在……………(三二)



吳昌碩故事

(一) 從小喜歡寫字

「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爾曹；

萬般皆下品，惟有讀書高。」

在洪秀全起兵廣西金田村那一年，浙江省湖州府安吉縣一個村落
的學塾裏，有位神童，不知道天下大亂，還安閒地唸這神童詩。

神童詩，是封建時代的一種兒童讀物。那時候做皇帝的，把
讀書人看作英雄豪傑，所以特別看重讀書人，所以教兒童們讀死
書，死讀書，說是讀書是最高貴的。

「讀書難道真的最高貴嗎？可是，寫字也可以高人一等，出
人頭地。而且『書』上面，是不可沒有『字』的，用手寫字，比

Feb. 28th. 1951

較用嘴讀書，似乎不會不高貴，我想。」唸了神童詩的這一位神童，便這樣自言自語的對他自已說。

從那時起，他一心一意學習寫字了。不用描紅簿，不用印格本，他用字帖，對着臨寫。

字帖多得很多，有顏真卿寫的，有柳宗元寫的，有歐陽詢的，有趙孟頫寫的，都很好，很有名。這就是顏、柳、歐、趙四種著名的字帖，但他都不喜歡臨寫。他所歡喜臨寫的，却是



他用字帖，對着臨寫。

一種不大著名的明朝王鐸寫的字帖——八關齋會記。

究竟這位神童是誰呢？老實告訴讀者，他就是後來名聞全世界的書法家吳昌碩。

吳昌碩，原名倉石，字叫俊卿，號叫缶廬，又號苦鐵。他的耳朵是聾的，所以另外還有一個別號，叫做大聾。

吳昌碩對於書法，從小就喜歡研究。書法，大概分作正

行、草、隸、篆五種。正，就是正書，也叫楷書；行，就是行書；草就是草書；隸，就是隸書；篆，就是篆文。比如同是一個水字，正書是這樣寫的：水。行書是這樣寫的：水。草書是這樣寫的：水。隸書是這樣寫的：水。篆文是這樣寫的：水。五種不同的寫法，寫出五種不同的字體。吳昌碩對於這五種字體，都喜歡學。不過他最喜歡學的，要算篆文。篆文，最古，筆畫最多，

國家圖書館



003194300

須要筆筆一樣大小，一樣圓潤，最難寫，最難學。

那時候，寫篆文出名的，有位楊沂孫先生。吳昌碩便拜他做老師了。

「學篆文，不能隨便寫。須要懸筆中鋒。這就是說，執筆要凌空。筆桿不可傾斜！筆鋒不可偏側！」楊沂孫先生這樣教導吳昌碩，吳昌碩便拘拘謹謹地這樣學着寫。可是他受了拘束，不敢放膽下筆了。

(二) 成功了大書法家

篆文學寫了好久，吳昌碩年紀大了，漸漸有些心得了。他覺得他老師楊沂孫先生說的話是對的。不過楊沂孫先生的篆文，結構楚楚，他覺得只是平穩而已，筆意不很古，筆力不很厚，不

最好的篆文。」「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，取法乎中，斯爲下矣。」他怕依照他老師不很古厚的筆法，死板板地學下去，會變得比他老師更平凡，更不古厚。

「學篆文，怎樣纔能古厚呢？」他老是追問着自己。一天，走過一家舊書店，偶然看見石鼓文的拓本，他就高興得兩腳直跳起來，說：「得了得了！我們學篆文，要學得古厚，應該先從這石鼓文學起。石鼓文，是古代石鼓上面刻着的一種篆文，它的筆意高古！它的筆力渾厚！」

於是，那本石鼓文的拓本，吳昌碩買了回來，天天臨寫着，他得意的說：「現在可以大膽地伸開指尖，放大筆尖，使勁腕力寫了。這正和穿緊衣服的，換了寬袍大袖，就可以大踏步出去一樣。」

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這是學者求知慾的必須經歷的過程。吳昌碩是個石鼓文學者，當然不會例外。今天臨寫，明天臨寫，久而久之，他對於他臨寫的那本石鼓文，便感覺到不滿足。因為那本石鼓文，不是舊拓，而且字數寥寥，一總只有三十多個字，不是一本完全的拓本。

有一天，有人告訴他：「寧波地方，有個著名的藏書樓——天一閣，藏着一部北宋時候拓出來的石鼓文，一共有四百六十一個字。」這比他買來的那本拓本，字數要增多十倍以上，他聽了，好像窮鑛師發見鑽石鑛一般，計畫怎樣去開發。

事情湊巧，一天，天一閣主人范某，無意中碰面了，約他到天一閣去玩幾天。吳昌碩趁這機會，就到那裏住了好幾天，把這部北宋拓本，心摹手追，臨寫一過，並且把它全部抄錄了回來。

據說，古代傳下來的石鼓文，字數不多，殘缺的不少，北宋時候拓出來的，要算最完全最完全的了。原來古代的石鼓，總數只有十個，每個石鼓上面刻着的篆文，也是寥寥無幾的。「物以稀爲貴」，這一部稀少而名貴的北宋時候拓出來的石鼓文，吳昌碩親眼見過，親手臨過，這在他，是何等榮幸呀！

他也擅長正書，他也擅長行書，他也擅長草書，他也擅長隸書。不過他的正書，行書，草書，隸書，都是用他寫石鼓文那種筆法寫成的。雖則正書，學的是王鐸那一派，可是筆力要比王鐸雄厚得多。

現在，吳昌碩成功了一個大書法家了，一個擅長石鼓文的大書法家了！

(三) 金石和書畫齊名

吳昌碩還喜歡繪畫。人們多說他的繪畫，有着明末清初的作風，是學那時候的名作的。山水學八大山人，佛像學金冬心，蘭竹學大滌子，花卉學徐青籐。其實他不學別的，只學他自己的。他擅長石鼓文，便學着石鼓文的那種筆法，畫山水，畫佛像，畫蘭竹，畫花卉。更運用他寫石鼓文的那樣筆力，寫出山水的沈著，佛像的莊嚴，蘭竹的古秀，以及花卉的雄厚。簡單的說，他的繪畫，像



吳昌碩還喜歡繪畫。

寫字一樣，筆筆從石鼓文脫胎的。所以他題他自己的畫說：

「破筆亂塗，是畫是書？……不知黃、王、倪、吳，且不知筆墨有無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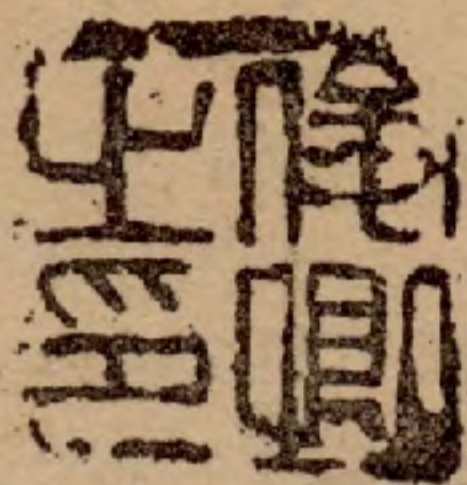
黃，是黃子久。王，是王叔明。倪，是倪元璐。吳，是吳道子。這都是中國從前的第一等大畫家。吳昌碩自己不知道自己學的是那一家，畫的是那一派；更不知道這畫的，還是像畫，還是像字。字和畫，是神化了！

吳昌碩，不但是個書畫家，而且還是一個金石家？

怎樣叫做「金石家」呢？

古代傳下來的「鐘鼎」一類東西，是金屬做成的，那上面是有文字的。古代傳下來的「碑碣」一類東西，是石頭做成的，那上面也是有文字的。研究這類金石文字的人，就叫做「金石家」。金石家的實際工作，是刻印。

吳昌碩刻的印子



(朱文)



(白文)

吳昌碩寫的石鼓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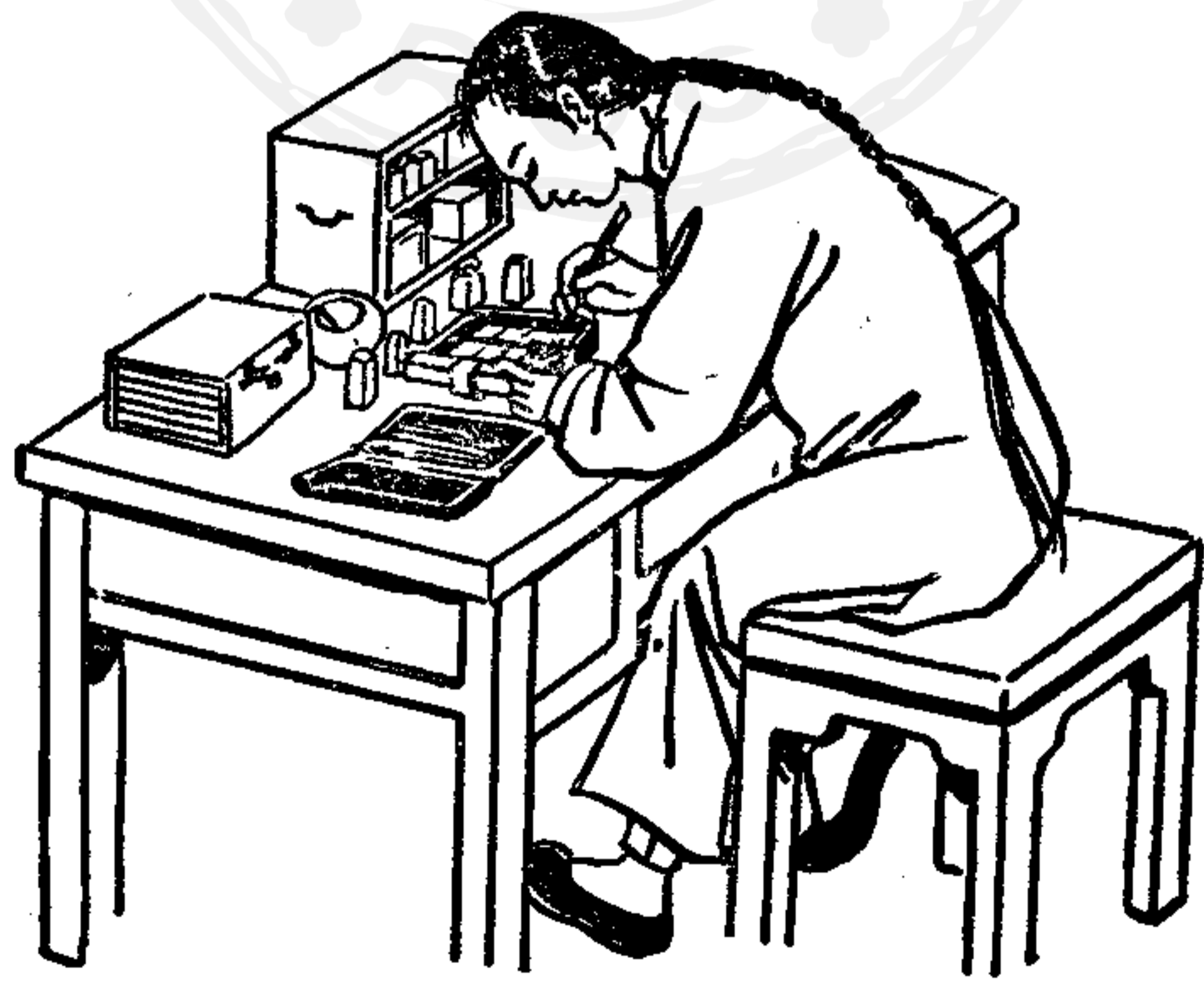
齊
勳
新
國
畫
史
圖
冊



吳昌碩畫的梅花

刻印，不容易刻得適合法度。第一，字要刻得古，第二，章法要刻得好，須變化多，有古趣。吳昌碩刻的印，恰好具備這兩個條件。他用他寫字的方法，刻出很古樸的字。他用他繪畫的方法，在印子上面刻出各種不同的精巧的章法來。印子刻得多了，編印了一部印譜，叫缶廬印存。有人說他，他朱文的印子，多模仿古印。他的白文的印子，多模仿古代的陶器。那是模仿古人的作品，應該當作別論的。總之，他的金石，和他的書畫一樣名貴，一樣被人珍視。

到了六十歲左右，吳昌碩已是名聞中外了。許多人請求他寫



吳昌碩不但是個書畫家，而且是個金石家。

字，許多人請求他繪畫，許多人請求他刻印子。那時日本人最崇拜吳昌碩，多出重價購求他的作品。在中國藝術界，吳昌碩是別開生面的了。就是那時候非常有名的大畫家王一亭，也是非常崇拜他的。王一亭，別號白龍山人，本來筆致細膩，學的是任伯年一派，後來改學吳昌碩那麼粗枝大葉的畫法。書法也學吳昌碩。連書畫方面應用的印子，也學吳昌碩這樣朱色深厚，甚至這些印子大半是請吳昌碩刻的。

(四) 擅長做詩

擅長金石書畫的吳昌碩，還擅長做詩。詩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古，非常動人。

這就是他做的一首古詩——雪中送炭：

「人情世態不可說，趨勢利若江湖奔。趨之不足繼諂媚，吮癰舐痔言報恩。溺勢利者神志昏，目所下視氣吐吞。那知白屋寒雲屯，雪風獵獵柴爲門。米無可炊寒無禱，鼻涕墮地冰一痕。一客送炭來前村，羔裘積雪難手捫。促膝烤火天黃昏，依人雞犬牛羊豚。奴子侍客皺顏溫，飛走猛若來崑崙。一鶴獨立孤松根，清淚叫醒袁安魂。且卜性命須臾存，不知世有新乾坤。」

古詩，句子多，意義深，或許讀者不容易明白瞭解，現在譯成語體文：

「人情世態，不用說了，他們趨向勢利，好像江湖的水往下奔流般趨向着。這樣趨向勢利，不自鑿足，他們更用諂媚工夫，甚至吮人的癰，舐人的痔，一切不要臉的事情，都做得出來，還說是報那人的恩惠。那人，剛巧是個溺愛勢利的人，他的神志是昏迷的，眼睛下視着，一呼一吸，都顯出他神氣十足的樣子。那裏知道窮人的屋子——白屋，給寒冷的雲氣籠罩住了，雪隨着風，獵獵地打

着他柴做的門。沒有米，不能燒飯吃。天冷了，沒有衣裳穿，鼻涕落到地上，凝結成一縷縷的冰。有一位客人從前村送炭來了，皮袍上面積着雪，手難以撫捫。有了炭了，於是生起爐子，促膝烤火。天黃昏了，雞、狗、牛、羊、豬，依人在一起。當差的服侍這位客人，他的皴面孔現出溫和的顏色；他的跑路，像是黑奴（崑崙奴）來到主人這裏待命一樣勇猛。現在快要凍死的袁安，給他那隻獨立在孤松根上的鶴，發出清亮的叫聲叫醒轉來了。就把性命暫時保全吧，但是不知道世界上有可以完全保全性命不致凍死的新天地。」

知道了這首古詩的內容，就可以知道吳昌碩是個高尚的詩人。

「詩以言志」，詩裏說什麼，就表明他的志向是什麼。這詩裏的袁安，是一個典故，借用作「白屋」的主人。袁安，東漢那時候的人，品格非常清高，他沒有做官時，窮得要命，一天大雪，窮人都出外乞食，他獨凍臥牀上，不出去。這表示他的高

尚，不求人。

詩裏所說的鶴，也是典故。不說雞叫，卻說鶴唳，這便有個來歷。宋朝有位「御史」的官，姓趙，名叫抃，非常清正剛直，見了貪官污吏，他就奏明朝廷治罪。那時候的人，都稱贊他，叫他「鐵面御史」。後來他到成都做官，身邊沒有別的，只攜帶了一張琴和一隻鶴，這表示他的高雅，和俗人不同。後世文人，便把「鶴」當作高雅者的家禽一般看待。說起「高雅之士」或「高尚之人」，就用「鶴」來點綴。這詩也是這個方法，用「鶴」來叫醒高尚的袁安。

吳昌碩做的詩很多，多是用典故的，大部分刊入缶廬詩存，由商務印書館發行。

(五) 品題古書畫

古書畫，就是古人寫的字和畫的畫。因為年代久遠了，真偽容易混亂，好像魚目混珠一般，難以分辨。分辨這古書畫真偽的人，叫做「賞鑑家」。賞鑑家，對於古書畫，具有欣賞的情趣，和鑑別的能力。所以他的品題，是很寶貴的。

吳昌碩喜歡欣賞古書畫，能夠鑑別古書畫，而且他的學問好，品行好，書法好，對於古書畫的品題，更可增加不少價值。於是藏家們稱他為賞鑑家，請他品題古書畫，很鄭重很鄭重地。

這是他對於古書法的品題——題蘇文忠公大字卷：

「曾見王晉卿挑耳圖，公行楷題跋，字以數百計，謹嚴縝密，如錐畫沙。是卷濃墨大書，氣雄度曠，其佳處，若據泰山，觀滄海，濤光盪天，眼界一拓……」

……」

蘇文忠公，就是蘇東坡，是宋朝大書法家，他寫的字，後人稱作「蘇體」。吳昌碩是非常讚賞的。他說他曾經看見蘇東坡題王晉卿挑耳圖的跋，是數百個行楷小字，書法謹嚴縝密，好像錐子劃在沙上一樣挺健。他說他又看見這一卷蘇東坡寫的濃墨大字，氣勢雄壯，器度寬曠，好像站在泰山頂巔，看見滄海的波濤之光，浮盪天際一樣，眼界开拓了。他讚賞「蘇體」，所以崇拜蘇東坡，所以尊稱蘇東坡叫蘇文忠公。

這是他對於古畫的品題——題趙文敏畫卷：

「松雪畫古事六則。沛公於酈生，桓溫於王猛，皆有延攬英雄氣概。霍光不罪符璽郎，詔增其秩，亦有相度。山簡優游好酒，得臥治之意。明皇「吾瘠天下肥」一語，不愧賢君，若無太真剪髮固寵，天寶之治，比於貞觀矣。松雪當宋

末元初，政治淆亂，賢俊沈淪，畫此，蓋非無意；不特筆墨高妙，無人能繼也。

……」

趙文敏，就是元朝善畫馬的趙子昂，也就是前面說過的寫字帖有名的趙孟頫。他的別號，叫做松雪道人，這裏吳昌碩簡稱他爲松雪；說松雪筆墨高妙，沒有人能夠繼他起來，而且稱贊他的畫，富有時代價值。那時，正值宋末元初的時候，政治淆亂，賢俊沈淪，松雪畫出六則歷史故事，寓有針對當時政局的深義。當時執政者，能夠像漢沛公晉桓溫那麼延攬英雄嗎？能夠像漢朝霍光那麼有宰相器度嗎？能夠像晉朝山簡那麼優游臥治嗎？能夠像唐明皇那麼「吾瘠天下肥」嗎？這就是畫中的寓意，給吳昌碩看出來了。所以吳昌碩的品題，使這畫生色不少。

古書畫經吳昌碩品題的，很多很多。上面兩則題詞，並不是

說他品題得最好，不過舉了一字一畫兩個例子吧了。

(六) 從幕友做到知縣

因為吳昌碩喜歡研究金石書畫這類藝術，他對於那時候科舉盛行的八股文章，便不十分用心了，所以終身是一個「生員」，得不到什麼大功名。

生活清苦極了，他和紹興師爺一樣，只在衙門裏充當幕友。那時候，湖南巡撫吳大澂，研究金石書畫，很有心得，吳昌碩覺得志同道合，願意在他幕下供職。

清光緒二十年，甲午戰事爆發了。吳大澂奉旨督戰，率領兵馬，出山海關，吳昌碩就隨從了去，得了一個「同知」的官銜。後來吳大澂戰敗革職，他也去職回來。所以吳大澂死時，他感傷

得下淚，撰了一副輓聯，說：

「病爲感時添；攀龍志在皋夔，一臥滄江生白髮。」

淚因知己墮；策騎曉隨旌旆，曾陪絕塞看青山。」

這是誌哀，這就是誌實。意思是說：

「吳大澂的毛病，是爲了感傷時事而加重

的；本來他做官——攀龍——的志向，

要做得和堯舜的臣子皋夔兩人一樣能夠

佐治天下，那裏知道他不得志，一朝病

臥滄江，滿頭就生了白髮！



吳昌碩就隨從了去。

因爲和吳大澂要好的關係，吳昌碩的眼淚流下來了；他回憶從前他在吳大澂那裏，常常早上起來，揚着馬鞭子，騎了馬，隨從着吳大澂的旗幟，到山海關外——絕塞——和吳大澂一同察看青山。」

吳昌碩不再做幕友了，從吳大澂死了以後。他寄寓上海，自訂潤格，開始過他的賣藝生活，給人家刻印子、寫字、繪畫，忙得了不得。

到了光緒二十五年，江蘇省淮安府知府非常器重他，特地叫他代理安東縣知縣。

通常知縣上任，那縣衙門的書役門吏人等，要一律到郊外，遠遠迎接，紅黑帽，硬甲牌，開鑼喝道，排成長蛇陣，浩浩蕩蕩地。沿路還要張燈結彩，香案供迎。吳昌碩却不是這樣。他到安東縣上任去的前兩天，親筆寫了一道手諭，告誡那縣衙門的書役

們不要鋪張，不要出郊遠迎。那手諭說：

「欽加同知銜、補用同知直隸州、江蘇候補縣、代理安東縣正堂吳：

諭到，本衙門書役人等知悉。照得本縣現奉府憲札委，代理安東縣缺，擇於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辰時，接印任事，合行諭知。諭到，該書役門使人等，即便遵照。趕將闔境地輿及須知事宜各冊備齊，送呈查閱。祇須預備公館，打掃潔淨。不得張燈結彩，徒事虛文！亦毋庸出郊遠迎！切切特諭。」

有人問他，這是什麼意思？他說：「張燈結彩，出郊遠迎，都足以傷廉，不是做官的應該有的事情。我纔上任，應該養廉，應該不驚動百姓，纔是。」

因為代理關係，吳昌碩只做了一個多月的安東縣知縣，就卸任了。

在卸任那一天，全城市民張燈結彩，設香案送行，比他上任

時冷清清的，大大不同了。

(七) 審理債務官司

吳昌碩只做了短時期的代理知縣，卻審理了不少官司。

現在舉一個實例吧，這是他審理的一樁債務官司：

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間，一家鐵匠店的老板，向安東縣衙門告狀，控訴縣民王有財欠他一萬文制錢，圖賴不還。

吳昌碩坐起公案，開審了。先傳鐵匠店老板問道：

「你控王有財欠你制錢一萬文，實在的嗎？」

「實在的，連本帶利，一共欠了一萬四千八百文。」鐵匠店老板供說。

「一萬四千八百文？他什麼時候向你借的？利息怎樣計算

的？」吳昌碩又問：

「去年十一月一日向我借的。利息是按月四百文錢計算的。一年十二個月，共計利息四千八百文。」鐵匠店老板又供說：

「有沒有借據？」吳昌碩又問。

「有借據的。」鐵匠店老板供說着，就把借據從懷中取出呈案。

吳昌碩檢閱借據一過，回頭傳王有財審問：

「你欠鐵匠店制錢一萬文，爲什麼圖賴不還？」

「小的母老妻病，一家十二口，衣食不周，一時無力歸還。並非圖賴，請老爺明鑑。」王有財供說時，淌着淚，非常悲哀。

「吓，原來有財弄得無財了。那末你識得字嗎？」吳昌碩追

問王有財。

「不識字。老爺！」王有財手揩眼淚供說。

「既然你不識字，你爲什麼會寫這借據？」吳昌碩重聲的急促的問。

「那是鐵匠店老板替我寫的。」王有財又揩揩眼淚供說。

「借據上面，怎樣規定利息，怎樣規定還期，你可知道？」

吳昌碩改換輕鬆的口音問王有財。

「不……不知道。」王有財重又哭起來。

吳昌碩提起朱筆，當堂批判，便宣判道：

「借據無效！」

「借據，多重要！怎麼可以判決無效？」鐵匠店老板非常着

急。

「借據不是事實，所以判決無效。」吳昌碩拍着案。

了。
「借據，明明是借據，怎麼不是事實？」鐵匠店老板更着急了。

吳昌碩把鐵匠店老板呈案的借據，宣讀道：

「茲向

尊處借得制錢一萬文。言明白當天起，按月四百文錢計息，全年共計利息四千八百文。準於光緒廿五年十一月一日，子母一併歸還，決無異言。欲後有憑，立此借據存照。

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

立借據王有財。」

宣讀完了，吳昌碩指點着借據，繼續說：

「照這借據看來，錢確是去年十一月一日借的。不過你的利息太重了！要知道盤剝重利，罪在不赦，你却把這樣重的利息，載明在借據上面，直是日無法紀！而且被告不識字，不知道你怎

樣規定利息，怎樣規定還期，顯然不合事實，應作無效。」

「難道借我的錢，就可以不歸還的嗎？」鐵匠店老板急得哭起來。

「歸還？是應該歸還的。不過什麼時候可以歸還，應該徵求被告的同意。」吳昌碩堅決的說，回頭便問王有財：

「你定什麼時候可以歸還這筆錢？」

「等我有能力可以歸還時便歸還。」王有財乾脆地供說。

「就此確定吧，等王有財有能力可以歸還時就歸還你。」吳

昌碩慢吞吞地對鐵匠店老板說明。

「求求老爺，可憐我吧。上月間，鐵匠店火燒了！一家五口子，兩口活活燒死；三口活着，沒飯喫。我這次追債告狀，想救一時之急，出於萬不得已的呀！求求老爺，行個方便，救救可憐

的。我。吧。！」鐵匠店老板哭訴了一番，比先前王有財哭訴時更悲哀。

「原來是這樣。那末你拿我自己畫的兩幅畫去吧！」吳

昌碩吩咐衙役從內室拿出兩幅畫來，交給鐵匠店老板，「這就算替王有財還你的債，大的一幅，算是還的本錢，小的一幅，作為利息好了。」

鐵匠店老板和王有財，都

知道吳昌碩的畫，是很值錢的，都感激得了不得。

「謝謝老爺！」鐵匠店老板叩謝。



從內室拿出兩幅畫來，交給鐵匠店老板。

「謝謝老爺！」王有財也叩謝。

吳昌碩微笑着，離開公案，退堂了。一件債務官司，就此結束。

做了一個多月的安東縣代理知縣，吳昌碩的德政，着實不少。這就是他德政之一，所以那裏的老百姓，直到現在，還在傳說。

(八) 整頓積穀倉

「民以食爲天」，自然，民食問題，是做官的應該注意的第一件大事。因此清朝時候，長江一帶產米的地方，多舉辦「積穀倉」。

積穀倉的辦法，有兩種。一種是：新穀登場時，收買存倉，

等到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啓倉，辦平糶。還有一種是：豐年時，陸續積穀儲倉，等到荒年，開倉發放，普遍賑飢。這對於民食，都有極大的幫助。不過這都是官辦的，貪官污吏，往往利慾薰心，從中舞弊，浮存虛積，以少報多。萬一荒年到了，嗷嗷待哺的飢民，得不到積穀倉的穀，將怎麼辦？所以當時的官廳，時常嚴密調查積穀倉，預防萬一。

吳昌碩也攷慮到這一點，所以到任不久，就把安東縣原有的積穀倉，整頓一下，一面嚴查積穀，是否實在；一面擴大範圍，增設積穀倉多處。吳昌碩是卸任了，那裏知道第二年春天，全縣鬧着春荒，有了這存量特多的積穀，纔得普遍救濟災民，沒有發生危險。那裏的百姓，非常追頌吳昌碩的恩德。

後來常州府知府知道吳昌碩辦理積穀的功績，就在光緒二十

六年閏八月時候，特派吳昌碩前往荆溪宜興兩縣，調查積穀倉，並且叫吳昌碩會同那兩縣知縣，把原有的積穀倉，加意整頓。

那時候，荆溪縣的知縣汪鳴鳳，依照吳昌碩的計劃，就把荆溪縣的積穀倉，整頓得和安東縣一樣。

宜興縣，區域較大，積穀較多，整頓比較困難，就是調查也比較費時。吳昌碩會同宜興縣知縣劉樹仁，督率捕廳張步翰，實地調查全縣的積穀倉，足足化了兩個多月工夫。

那時候，宜興縣的錢穀師爺蔣康祺，別號叫梅蓀，是吳昌碩的老友。一天，吳昌碩老實不客氣的對蔣康祺說：

「養子防老，積穀防飢，關係民生，非常重要。現在調查宜興縣的積穀倉，積穀不見充實，難以防飢，非積極整頓不可。」

蔣康祺轉告知縣劉樹仁。劉樹仁害怕了，懇求吳昌碩，替他

設法整頓。吳昌碩回答他說：

「那末，你得捐銀兩千兩，買穀補充！」

劉樹仁沒法，終於捐銀買

穀，着手整頓積穀倉。

(九)晚年優游自在

積穀倉調查完畢之後，吳

昌碩回到上海，重訂他的金石

書畫潤例，仍舊過他自得其樂

的賣藝生活。



仍舊過他自得其樂的賣藝生活。

雖則潤例上面重訂的潤格，比較從前提高了一倍，但是這「先潤後件」的生意，却不因此減少，反而比較從前增多了兩倍。

工力日益深厚了，他的書畫，得到不少好評：

「隨意漫塗，奇氣勃發！」

「筆墨所至，淋漓盡致！」

「蒼老古趣，不同凡品！」

「入古之室，得古之神！」

「墨韻生動，筆意開豁！」

「粗枝大葉，有力有神！」

「焦筆水墨，妙極一時！」

「蒼勁古潤，可喜可愛！」

「運筆沈著，力透紙背！」

「精妙入神，一時無偶！」

這些，都是報紙上面或是雜誌上面在頌揚吳昌碩的作品。頌揚得最確當的，要算他畫集上面的一篇傳記。這傳記是紹興諸宗元撰

的，他說吳昌碩的作品，「另闢町畦，獨立門戶」。實在的，吳昌碩的書畫，在中國藝術界是劃時代的。

除了金石書畫以及吟詩等等藝術工作之外，吳昌碩最喜歡記日記，尤其喜歡把家庭瑣事，拉雜記出來。甚至他的妻子病了，病狀怎樣，請那個醫生，用什麼藥，都記得詳詳細細，不失毫釐。現在把這則日記，照抄在下面：

「光緒廿八年八月廿七日，微雨，內人病，大解不通，就馬培之徵君診（在瓣蓮庵）。馬脈案，只六字云：『滋液，潤燥，通幽。』」

先服 風化硝和蜜沖服。

再以 蜜餞塞入肛門。

（方） 大生地五錢， 京元參三錢， 江枳殼錢半，

肥知母二錢， 陳海螫五錢， 瓜萐仁（研）五錢，

淡天冬三錢， 加葶薺（打洗）五枚。」

那有閒工夫記這些瑣碎的家庭日記，像他這樣整天到晚忙於藝事的人？真奇怪，這些日記，却偏偏記得非常精細周密。他的心細筆勤，就可以想見了。

民國光復以後，他仍然忙着賣藝。

有時候，他閒了，便逛西湖去，帶領他的兒子藏龕和東邁，一同欣賞風景。

有時候，他閒了，便一個人去看京戲，捧捧梅蘭芳或是荀慧生的場。

有時候，他閒了，便去參觀古物，或是把玩三老碑等新發見物。

有時候，他閒了，便到沈寐叟陳石遺那裏，做詩唱和。
有時候，他閒了，便和王一亭促膝談心。

他。所。最。喜。歡。欣。賞。的。趙。之。謙。的。作。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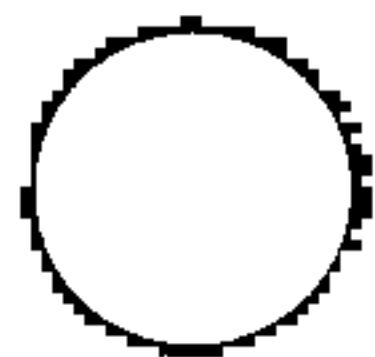
有。時。候。他。閒。了。便。上。袁。氏。一。鑑。樓。喝。酒。消。遣。

那。時。候。的。吳。昌。碩。有。着。樂。天。的。人。生。觀。是。很。優。游。自。在。的。

到。了。民。國。十。六。年。他。死。了。享。壽。八。十。四。歲。

上。海。申。報。新。聞。報。民。報。時。報。以。及。全。國。各。地。大。小。各。報。都。用。特。別。標。題。刊。載。他。的。死。耗。很。悲。切。地。追。悼。這。位。偉。大。而。高。壽。的。藝。人！

(完)



近人故事
叢書之一
吳昌碩故事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發行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五版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著作人

余再新

發行人

張一渠

印刷者

兒童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四二四號
電話九一九二三
電報掛號五七九八

兒童書局總店

國家圖書館



003194300

